

【宋】李公麟【元】張渥 趙孟頫【明】陳洪綬 四大丹青國手繪本集萃【明】來欽之 述注

周鳳富 編著

九歌贊

乃天之貴至德之神威以致敬嚴以盡
仁枓漿斟奠玉瑱備陳靈其欣悅安
寧以人曰賦曰比竭忠無倫

右東皇太乙



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整理輯刊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安徽人民出版社

九歌圖七種古注今譯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宋〕李公麟 〔元〕張渥 〔元〕趙孟頫 〔明〕陳洪綬

四大丹青國手繪本集萃 〔明〕來欽之 述注

九歌圖七種古注 譯

周殿富 選編注譯

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

九歌圖七種古注今譯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整理輯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歌图七种古注今译 / (宋) 李公麟, (元) 张渥绘; 周殿富注释.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2

(中国历代绘刻本名著新编 / 张立华主编)

ISBN 978-7-212-06049-7

I. ①九… II. ①李… ②张… ③周… III. ①《九歌》—翻译 ②《九歌》—注释 IV. ①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944 号

中国历代绘刻本名著新编

九歌图七种古注今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整理辑刊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总策划: 周殿富

主编: 张立华 武 学 张亚力

责任编辑: 武 学 张 原 责任校对: 宋 春

责任印制: 范玉洁 营销推广: 赵秀彦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

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http://www.ahpeople.com>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

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传真: 010-64264185-8067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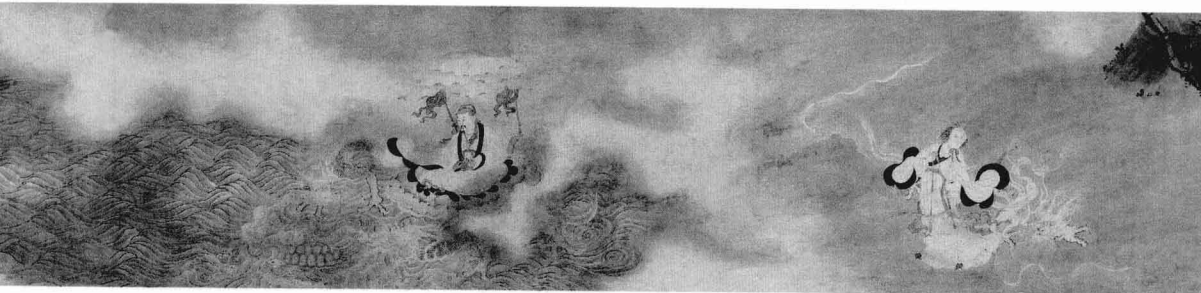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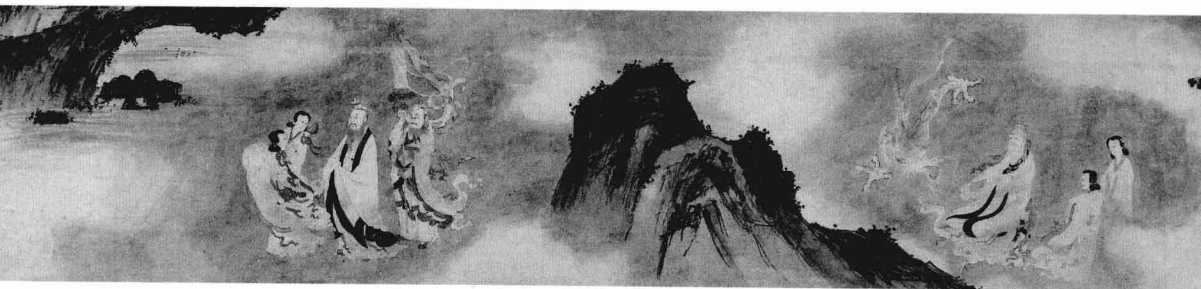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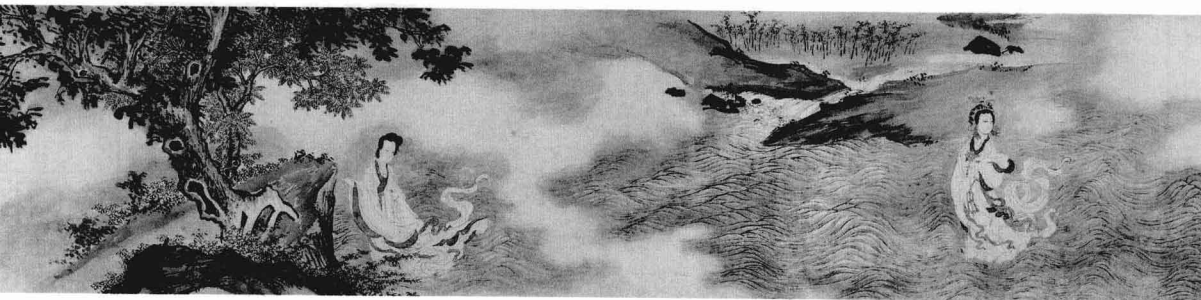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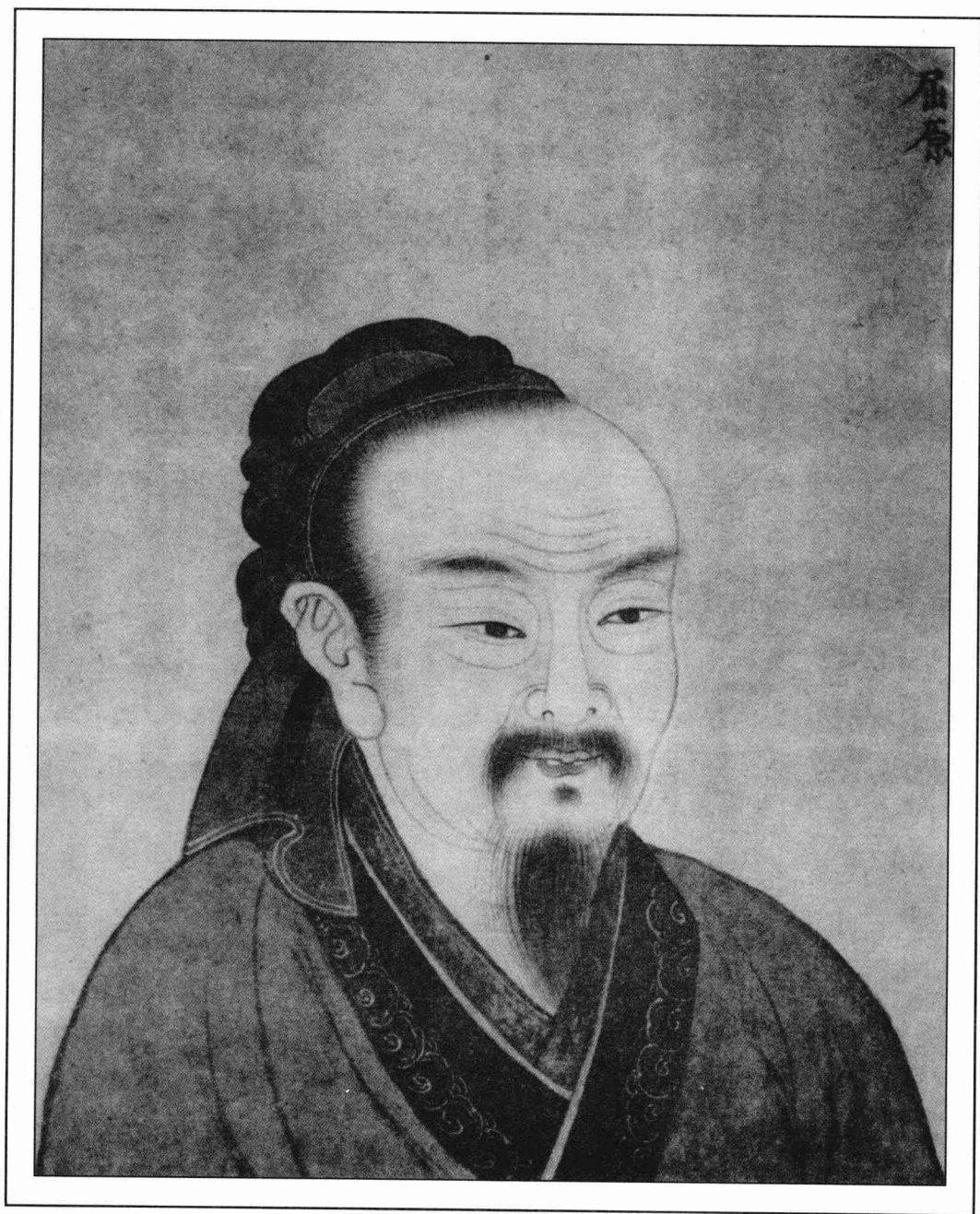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2-06049-7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屈原画像图

屈原像

〔前人绘〕

屈大夫原像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名
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

屈原，上古高陽氏
之後人，名爲正則，
字靈均。是楚國的
三閭大夫。



屈原画像图



恐鶉鴒之先鳴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離騷》

蕭云從繪 屈原信馬江皋圖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世并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離騷》

蕭云从绘 女嬃訓弟（屈原）图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搴芙蓉，何薏兮采芣苢。
 木華下兮白蘋，上沅有芷兮澧有蘭。
 蘋中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
 未敢言兮，忽兮遠望觀。
 中蛟何爲兮，水瀝朝馳予馬兮。
 間佳人所兮，名將騰駕兮。
 兮荷蓋蓀，兮紫壇圭芳。
 辛夷櫓兮，藥房內辟。
 五兮爲鎮，疏石蘭兮。
 衡合百草兮，寶庭建芳馨。
 靈心末兮，如雲捐予。
 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搖兮，容與遠者時不可兮。
 得聊消



〔元〕张渥 《国殇图》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鎗轂兮桓旌接蔽曰兮斂
若雲去文墜兮士爭先凌予陣兮躡予行左驂殪
兮右刃傷薤露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
時斃兮威靈怒嚴蔽盡兮真原堅幽不入兮往不
反予原忽兮路起遠帶長劍兮挾奉弓首雖離兮
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烈強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巴兮代舞姁女倡兮容与香蘭兮
攬菊長無絕兮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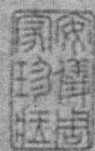
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冬十月淮南張渥并序
臨李龍暎九哥宣為言思齊位吳魯孟思以
隸古書集詞于左



淮南張涯臨



張冊厚畫注吳孟思公俱有古人風流今又何可得
哉壬子六月廿九日觀於思齋西齋倪璣



張涯

《國觴圖》《書懷及》《九歌圖》《題跋

總序

中國繪刻本圖籍上溯至唐宋拙樸的肇始，歷元明清初的宏大中發，延續到晚清民國精緻與粗劣的二元濫觴，各種綫描圖樣、彩繪冊頁、圖籍畫譜千姿百態，版本浩如煙海。尤其是明清兩代宮廷專門延請了一批御用畫師與刻工，并欽命制作許多刻繪本圖籍，它無疑對刻繪本圖書臻達更高水平是一種推動。但可惜的是，歷經天災人禍，戰亂事變，西方列強的盜掠，許多優秀版本流失損毀頗多。而存世的版本或束藏于各大博物館、圖書館，或鎖閉于幽幽藏家之手，尋常讀者難得一見。或有今人整理出版，大多精裝細裹索價不菲，一般讀者難以問津。至今仍使「文人畫」、「文人書」封禁在文人圈、官商場中，這無疑是一種對文化特權的維護。因而，如何讓那些古典繪刻本圖籍進入民間，以廉價、簡裝的出版形式，讓大眾讀者買得到、買得起、讀得懂，讓古典繪刻本圖籍在新生代讀者手中傳承延續、發揚光大，就成爲了出版界的一個重要課題。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創社伊始即展開了這個專項的編輯出版工作。編輯們追尋購買國內外圖籍版本踪迹，致力資料搜求鉤沉累積，策劃、創意、精選、新編出版了這套以《中國歷代繪刻本名

九歌圖七種古注今譯

著新編》為題的普及本文圖版叢書。

這套叢書在版本收錄選擇上涵蓋了歷史上多種類的繪本、刻本、軸卷及典籍中的極品、精品；在體例上合縱連橫、取捨有緒、融匯貫通地闡述表現一個主題；在編排上以圖為主，導入典籍文獻、補述內容、新編增撰文字，間有簡體字譯注、補白，以便于識讀；在整理制作上着意凸顯原作原版圖像之美、書法之美、畫工刻工印工之美，保有傳統圖書的墨香、紙香、書卷之氣。而不拘泥于原版局限，重在讓讀者看得懂，買得起。這是本套叢書的出版宗旨。而本套叢書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它并不是簡單的影印、復制，而在于整理新編適于大眾閱讀上，而且還有諸多版本是一種文字與名畫的組合新編，具有市場品種唯一性的價值。這是本套叢書與任何一種已經面世的影印版不同的主要特徵。《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是一套順應時尚閱讀潮流、因繁就簡、平裝價廉、便于賞讀的嶄新古典繪刻本圖籍讀本。第一批選題近四十冊，以後將陸續推出。誠望它的問世，能為廣大讀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一道精美而清新的膾炙之餐。 是為序。

張亞力 壬辰年冬月于北京謹識



序说《九歌》与《九歌图》（代前言）

周殿富

《九歌》原本是我国传说中的一首古曲名，相传是夏禹的儿子夏启从天帝处得来。屈原借用这首古曲之名，按照在楚地流传祭祀鬼神的祭歌形式创作了这篇组诗。全篇共有诗十一首。

无疑，该篇是一组十分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与楚地的巫术活动有关，但是，一些现当代学者们往往过分强调了这一点，而古代的学者们往往过分强调了它的政治色彩。其实，屈原的所有作品都是二者兼具有，不可偏执一词。屈原志不在文学，一心向往的是成为一个政治家，可是历史却强霸地给他戴上了一顶文学的皇皇巨冠。这就决定了屈原作品的特色，无一是无病呻吟的纯文学之作，无一是一干巴巴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文学呼声。《九歌》也概莫能外，正所谓“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至于说屈原在此篇中描写神鬼的恋爱生活，甚至在以后的一些作品中也有男欢女爱的描写，是不是也反映了作者的某种求偶情结？此种说法大抵为无稽之谈。



《九歌》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鬼神形像，尤其是《湘夫人》、《湘君》、《山鬼》三篇更为脍炙人口。可以当成三篇抒情诗来读。其他诗篇祭词的味道更浓一些，但也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许多一以贯之的思想感情。据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写《竹枝词》的小序中所写：屈原在流放地听当地的祭歌词语俗陋，便写了这组歌词，一直到唐代，还在江南一带流唱（见《全唐诗》）。但，也正为此，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九歌”是一组民间巫祝歌辞。

如果说屈原的作品“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刘勰语）尚有所取之处，那么把屈原作品的成功与巫、巫术活动拉得太紧则是一种偏见、谬见。

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所有创造性活动，几乎都占据有原始的第一冲动的影晌作用，文学艺术也不例外。黑格尔讲过：“我们一直把自然美当作美的第一种存在，尽管它是不完满的美。”英国的蒲柏也讲过，“首先要追随自然”，“她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的“法则就是自然”。还有人说艺术是对自然的描摹，这也许有浅薄、片面、形而上之嫌，但无论如何，你无法否定自然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没有自然事物的存在，任你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创造不出那么多美妙绝伦的神话、史诗与艺术作品。尤其是在人类的童年，文学艺术并不全然起源于劳动，而自然的影响力也许更大一些。就是至今，也无法排除自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制约。

你没有到过西藏亲眼看一看那里的绵绵飘渺、可望而不可即的银



岭雪峰，雄深无朋、横亘不断缠截万里浮云的荒山秃岭，几乎伸手可及净如水洗的天蓝和比雪还要无痕无染的云白，你就无法理解在那里为什么会产生那么深厚的宗教情结；如果你没到过西北高原看一看那几于天齐的黄土高原和千沟万壑，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在哪里产生撕天裂地高亢无比的秦腔和多几分悲怆的信天游，站在那摩天的梁顶塬上，你真有一种信天而游，直想把喉咙扯破喊一嗓子的冲动；你如果没有目睹亲历过荆天楚地的夏雨秋风、三湘四水的浩荡壮阔、江汉平原的平畴草树，一千多条河流汇成的巨湖大泊、长江水系和武当、巴山、巫山、尊峰山、九疑诸山的云水山光，洞庭湖上的浩淼烟波和山间河谷盆地，山环水绕、竹树婆娑、绵绵开合的丘陵山野，你也绝对想像不出这“江山”二字对屈原辞作会有多么重要。

他如果生在关东，可能会写出比“燕山雪花大如席”还要壮阔的佳句；他如果生在大沙漠，可能会写出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要悲美的诗篇，可是，他写不出。充其量写北方也只能写出“天白颢颢”，“寒凝凝只”、“增冰峨之，飞雪千里些”的抽象词句；写西方也只能写出一些“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这样的一些传说，因为他没见过。可是他在同篇中写江南却能写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千古绝唱和“悬火延起兮，玄颜烝”这样的野猎烧荒的逼真场景。因为他一生就活动在长江两岸，他亲自参加过楚王的野猎云梦。他如果不是生在楚国，则绝对写不出许许多多如“洞庭波兮木叶下”